

全本

野叟曝言



野叟曝言

(第四册)

青 岛 出 版 社

第 82 回 断铁巨双关密计 开铜锁方便阴功

素臣向飞娘说了几句，当净慧放绑，与净业同拨入飞霞女兵队中。唤出立娘，带到神楼，把楼板盖下。立娘觉有诧异，忙问何故。素臣满面笑容，说道：“再四劝你令姊，执意不从。我爱你相貌武艺，意欲收你为妾，故领上来。亲口说知。你若从我，令姊就无奈你何了！”立娘胀红两颊道：“文爷怎说这话？咱虽失节，现在既与铁郎为夫妇，文爷岂可相戏？”素臣道：“我非戏言，实是真心。令姊既不相容，铁兄岂能包庇？若为我妾，可免失身匪人，况我与铁兄，相貌武艺，孰优孰劣，你岂不知？良禽择木而栖，何可执迷不悟？”立娘道：“家姊若不相容，咱亦惟有一死！文爷相貌开艺，与咱什么相干？若不放咱下去，嚷将起来，文爷面上须不好看！”素臣发怒道：“此名神楼，凭你撞钟击鼓，外面俱不听见；即使听见，亦没人敢来劝阻。你被妙化所擒，即归妙化；被我所擒，即归铁兄；还讲那死字则甚？你两次被我擒获，若即时收你，已久为我妾，也说得不相干吗？我本欲择一吉日，你即敢于倔强，我便不拘礼数。快快脱下衣裙，即此顺从，是你便宜；若教我用强，撕衣碎裤，便真个不好看了！”立娘大哭道：“咱被妙化奸污，原本要死，被他花言巧语，说皇帝怎样无道，景王怎样英明，他将来就是姚广孝，要做开国功臣，与咱誓为夫妇，享受荣华；咱被他说惑了心，才没寻死。前

日被铁爷奸污，又因文爷神数，说是姻缘；听得家姊要来，又动了姊妹之情；故忍耻偷生，想从此改邪归正，为朝廷出力，以赎前愆，原不是安心做那没廉耻的事！如今文爷即说失节之人，讲不得死字，使咱有口难分；只求把腰内宝刀，将咱一刀两段，便见咱非一味无耻，贪生怕死之人了！”

素臣大笑道：“你真个拚得死来，这死是尽头路！若从了我，将来享受荣华，快活不过，怎要走这尽头路起来？可不辜负了你这相貌武艺？你须仔细打算，不是儿戏的事！”立娘厉声道：“别无打算，只求一死！”

素臣道：“也罢，你敢说三声不从，便真个一刀两段！”说罢，拔出宝刀，立娘大叫三声不从。素臣道：“真个不从，须吃我一刀！”将刀向空劈去。不防立娘面不改色，反把颈向刀一迎，素臣失色，幸是缩手得快，已带伤额角，血流满面。飞娘忽从窗外推人，抱住大哭。素臣揭起盖板，跑至房中，寻着那包药末，飞奔上楼。递与飞娘。抓出一把，掩住伤痕，解下汗巾，替她扎好，相抱而泣。素臣收刀入鞘，说道：“如今熊姊是相信的了；立娘须谅我苦心，恕我无礼！”立娘见窗外飞娘跑出，知是素臣用计，显出了她的真心，心里反甚感激素臣。自此姊妹和好不提。素臣下楼，与天生说知，亦甚欢喜。饭后，柏节册报：城内城外尸骸，共计一千二百十具；内六十三名和尚，二十八名道士，一千一百六十名男子，十三口女人；身边搜出一百十二张谕帖，一百六十张扎付；伤而未死者，和尚三名；道士一名，男子二十二名；捆获者，和尚二名，道士一名，男子五十六名；枪刀剑斧等兵器，一千二百九十件，软甲三百三十副，皮掩背心四百二十一件，银二千三百五十两，钱七十九千三百文。缠袋、夹袋、荷包、手

帕、解手小刀、悬鱼、牙杖等六千三百六十三件。素臣吩咐：把十三个女人，另做一堆埋葬；其余僧道男子，作一堆埋葬；伤获者监禁；扎付存查；银钱兵器各物贮库。才发放去，又是外护汛守备，册报各船俘获人口货物，查有四十三名男子，十名女人，都是舵工水手家口。

吩咐：将男女分监暂禁，米粮归仓，银钱、军器、衣服、绸缎洋货等物归库，发放过去。又是杨礼、桂智呈送东丰、西乐两堡册籍，所开绸缎京货物，吩咐也归入库。打发去后，开了两廊，把捉获摔脚的男女，也分别下了监。发放已毕，正待查问，立娘伤痕恰好，飞娘、立娘带着丫鬟出来，铺毡拜谢。素臣笑道：“熊姊，你是豪爽不过的人，怎一嫁了人，就有这许多礼数？”

飞娘道：“这礼不为嫁人而设。奴等同胞姊妹，一母所生，若非文爷试出真心，便终身不能和好。舍妹两次被擒，早晨若不用刀架隔，险些被奴伤命。怎不该拜谢呢？”天生道：“这个该拜！”拜罢起来，又命四个丫鬟叩见。素臣看去，一个是黑儿，两个是立娘的徒弟，因指那一个，说道：“此儿面色虽白，眉目却酷似黑儿，莫非姊妹？”飞娘道：“一些不错，此名白儿，向在舍弟处使用，乃黑儿胞妹也。”素臣注视白儿，暗忖：奴婢中乃有如此骨相！四人磕头起来，素臣即问立娘之伤。立娘道：“原没伤骨，再被那药一掩，立刻止血止痛，便全然没事了。”素臣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我有用你之处，你肯出力吗？”立娘亦大喜，说道：“昨日那般厮杀，各人出力，独空着奴，心里百不受用，却只好恨着自己！如今若蒙见用，是感激不尽的了，还肯不出力吗？”素臣问：“可曾到过屠龙岛中，知其险要曲折？！”立娘道：“屠龙、钓龙，俱到过两次；

屠龙岛主妙元和尚，是妙化的师弟，一路关津隘口，都不盘诘的。屠龙所恃者，中流关。关在两山之间，只通船只。又只可两船并行；关前关后，水中锁有铁链，关上排着强弓硬弩，任你雄兵猛将。攻它不破。关内俱是平原，另无城郭，四围高山，天生石壁，裸峙海中。不破此关，岛不可得；一破此关，岛亦不可守也。”素臣暗忖：与虎臣之言相合，便喜其与岛主熟识。当写一封密札，寄与日京，拨一只飘风岛的岛船，派了四员将弁，一百名兵跟随立娘，密嘱道：“你投书之后，即至天津，令徒弟去通知武国宪，叫他转达景王，说你已刺死红须，亦被格伤，靳仁已得了护龙岛，现在征剿青霞等岛，可速发兵，抄袭汛兵之后，与屠龙岛夹攻，立刻可破。师父因走急伤发，不得去见主爷，特命我来，专恳速奏。如此，则武国宪必先送信岛中，你便悄悄约会虎臣，照着密札而行，便可得屠、钓二岛矣！”立娘得令而去，时已晌午，铁丐、梅仁回来缴令，说：“百灵澳有三五百兵，札一水寨；因我兵驾着巨石岛的号船，还只认是报捷的，不作准备，被我兵一攻即破，只逃去一只小船，其余兵将，非降即死。所获船只、人口、米粮、银钱、军装各项，俱在外护，现今造册呈验。”

素臣道：“我令你们攻飘风，何故即回？”铁丐道：“咱们遵令前往，接着青霞报捷的船，说飘风岛民已降，方有信来请岛主安民，故此没去。报人在外，请文爷军令。”素臣道：“龙兄要亲去走遭。”天生道：“该怎样设施，还求教训？”素臣道：“你到那里，不过坐一坐殿，安一安民，巡视仓库、城池、关隘、监狱，吊孤恤死，赦罪免捕，行些宽恤之政，即令方有信极主岛事，你便同以神回来。大约一二日内，还要

到巨石岛去，不能耽搁也。”天生依言，料理起程。素臣把假试立娘及命往天津之事，说与铁丐知道，吩咐统领原带的五百军士，同着梅仁，速往天津，如此如此，铁丐大喜而去。

二十六日一早，登州有船至岛，来替飞娘做三朝。来人呈上玉麟书札，说：各岛并没有败下去的船，却有胶州来接应两只商船，被玉麟截住，杀败下去，收进困龙岛去了，也伤了他百十个兵将。素臣阅过焚烧。将礼物全收，作乐开宴，款待来人。到日落时候，奚囊回报：“我兵于昨日黎明，攻破百灵澳贼人水寨，只逃去一只小船。巨石岛闻百灵澳被攻，尽发兵来救，我兵正在攻它，在路相遇合战。彼兵先得逃船之信，知百灵澳已破，兵已杀尽，人人胆落，我兵乘胜，勇气百倍，战不多时，便大败下去。正要收进港去，听说岛城已被陶忠、柳义攻破，就沿海逃去了。卫奶奶入城安抚，令锦囊、李信在港口巡防，叫小的来报信，请岛主前去安民。”素臣如飞付信天生，令其回船竟赴巨石岛安民，就令以神权主岛事，替换飞霞回来。随取一枝令箭，交付奚囊道：“你快些回去，与卫奶奶说：“岛主已向飘风岛安民，一二日内即来，叫他权主岛事，令陶忠、柳义、李信分地镇压，安抚巡防，不得违误。”奚囊领命方去。柏节来禀：“东丰、西乐两守备请示，那些商铺及唱演撮弄之人，还用着他们，还是发放他去？百灵澳人口解到，册籍呈上。

素臣道：“唱演撮弄之人，俱用不着，从厚打发，商铺除交易外，另赏盘费，一并打发回去。人口寄监，册籍存览。”柏节得令而去。次日早晨，大开筵宴，款待翠云、碧云，一则酬劳，二则饯行；就坐着做三朝的原船回去。日中时候，素臣把监中俘囚，提出勘问。飞娘不肯避人，就坐素臣横头，听

着素臣审勘。素臣吩咐：“把捆获受伤的五名和尚，两名道士，并捧脚被获之内，审出有五名道士，俱即时斩首。”其余男子，共计一百十四名，搜出扎付三十四道，见内有一名褚宗，割授游击将军，怒喝道：“你是我在东阿释放的人，怎还不改邪皈正？褚宗磕头如捣道：“原来就是恩主文爷，小人自蒙释放，因家口俱在浙江，只得回去，既回家去，只得仍在靳仁门下走动。若知文爷在此，断不敢来送死的了！只求文爷怜念苦情，再饶一次，便甘心饿死，不去见他了！”

素臣微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靳仁现在何处？他逆谋已久，怎还不举事？这番举动，是何人主意？若把他逆谋尽底说出，便再饶你一死！”褚宗道：“靳仁现在家中，这番举动，是军师单谋主意，单谋现在百灵澳寨中。靳仁久欲起事，因京东、京南两寺败坏，折了臂膊，丧了军资；东阿自吴天败后，京里钱粮不得下来，改走了河南一带，也常被劫去；洋面上被这里岛主们起义，洋盗的进奉，比常年少了十分之七；便停搁下来，不能举动。今年正月，单谋设策，吩咐浙江连漕守备，于回空粮船上，将京里钱粮运回。二月内，又定了围魏救韩之计，只要得胜，便乘势收复二十六岛，兵多粮足，就打算明年起事。后来探听得精兵发付天津，岛主成婚，各处收买货物，招集要唱互市，靳仁与单谋都喜极了，说是天赐的机会。尽遣心腹和尚、道士、剧盗、刺客，交派各岛兵将，来此里应外向，克期成事。靳仁把一个舅子潘承日，领着家眷，来做这岛的岛主，现在百灵澳等候捷音。此番一败，把心腹爪牙大半折丧，便急切不能发动了。他家祖坟，葬着龙穴；那年西湖发水，后山人亲见他坟内发起金龙，祖宗上天，子孙就该发迹；却反连连丧败，坟山上五色云气，也消没了！

望气的术士，原许他做皇帝；后便飘然而去，可见是不能成事的了！也有见机之上，托故离去，小人只为家贫，贪图他钱粮活命，故仍在他门下。若有一字虚言，愿甘处死！”

素臣吩咐松绑，软监伺候。因把那割付内游击以上的十一名，俱刖去右足，发各处门关看守。问那守备以下及无割付的人：“愿降不愿降”。众人都叩首求降，只有一人，独不愿降，看那人时，一貌堂堂，颇有贵相；因喝问道：“靳仁叛逆，你从他为乱，便是叛党，我赦你不杀，但叫你降，如何还敢倔强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邢孝，曾受靳仁救命之恩，不肯背他，故但请死，不愿求降。”素臣问其所受何恩，邢孝道：“小人有母，家贫遇荒，蒙靳仁路见垂怜，赠我粟米，常时周济，得全母子性命，故感之刻骨。此番之来，一则奉他使令，欲为报效；二则彼指此处岛主为洋盗，亦甘心为他出力。若怕死乞降，不特心负靳仁，亦何面目以见老母耶？”

素臣道：“此翳桑饿人之意也，可敬，可敬！”因亲解其缚，命人赐坐。邢孝大叫道：“宁为阶下虏，不为座上客！邢孝是宁死不降的。休以礼貌赚我！”素臣道：“士各有志，何敢相强？且请坐下，与你把邪正剖一明白，不至误你一生，非以虚礼诱降也！”邢孝勉强坐下。素臣道：“你受靳仁之恩，私恩也；靳仁为天下所不容，公义也；靳仁谋逆而汝助之，逆党也。汝徒知负靳仁私恩，即无面以见母；独不知身为逆党，而负天下之公义，即无面目以见天地祖宗乎？你指岛主为洋盗，请问有不邀客商，不劫财帛之洋盗乎？岛主辈皆当世英雄，起义剿叛，为朝廷出死力，乃诛盗之人，而非盗也。靳仁妄立年号，遍给割付，为盗国之计；即为粟米赠汝，使汝感恩入骨，愿为之死，亦大盗之故智也。我看你相貌，颇合

贵格；若肯改邪归正，上等则名标青史，下等则衣紫腰金，显扬祖父之名，奉养北堂之老，方为人子尽孝之事！若但感逆竖要结之私恩，而不知男子立身之大节，则身死而徒受恶名，母在而谁为侍奉，不忠不孝，罪莫大焉！窃为汝所不取也！”邢孝闻言大悟，忙跪下去，连连磕头道：“小人也知靳仁所为不端，因老母感其恩，命我图报，故为所使。今承文爷开导，如梦初醒；若得蒙恩释放回去，即当领着老母，远避他方，终身不与其事。至文爷不杀之恩，教训之德，今生如不能补报，愿矢来生！”

素臣道：“终身不与其事，方是正理！”因命人给以酒食，赠以盘费，听其自去。其余愿降之人，审出有老年父母者十六人，着与褚宗一同软监，三日后放回，余俱配入兵丁队里，食粮有功，一体升拔，发放过去。复把三个女人带上勘问，一个是法华庵内带发修行的尼姑，法名宝相，素臣当听璇姑说起，熟知其名，怒喝道：“你师徒们窝藏男子，与靳仁妻妾婢女通奸，诱骗妇女，与靳仁及门客奸淫；专走大家，卖药堕胎，施符咒魅，你更飞檐走壁，杀人盗财，恶贯满盈，一死不足蔽辜！”交与飞霞女兵，作为箭垛，乱箭射死。那两个却是幻民，系大秦国人，能吞刀、吐火、自支解、易牛马头、跳丸、障眼诸法，由崇明对洋灵龟岛而来。

素臣问其姓名：“何时投入靳仁党内，来作内应？”幻民答言：“一名奢么他，一名精夫，并不认得靳仁，因闻本岛招收一切戏耍而来，侍有隐形之术，欲看岛妃，故混在捧脚之内，卒然被捆，法不及施，这是实情！”飞娘等俱欲观其行术，素臣命解其一，却是精夫。精夫爬起，整一整衣裤，向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口中喃喃念咒；喝声道着。合殿的人，除了

素臣、飞娘俱两眼昏花，不见精夫之形。精夫飞步向前，便掣素臣佩刀。素臣一手拿住，飞娘拔剑砍下，素臣忙用刀架住道：“且慢！”因问众人，都说：“眼前昏黑，如今忽然明亮，便见文爷拿住了幻民。素臣追究精夫，精夫道：“蛮女这术，若没有正心人，只如此便灵；若遇有正心人，便须赤着上身。方能灵应。”素臣放手，令再行述。精夫把上身衣服脱卸，仍是上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依前念咒，喝声道着。只听飞娘口叫眼花。精夫这回却不敢上前，如飞往外而走。素臣跳起便拿，精夫着急，扯脱裤，倒仟转来。素臣大怒，提进殿中，惯在地下，一脚踏住；一手拔刀，历数其罪道：“你行术不灵，拔刀行刺，一可杀；妄思逃脱，二可杀；在殿廷广众之前，脱裤无礼，三可杀；还有何辩？”精夫哭叫道：“蛮女行术，从无不灵；今遇天生圣人，幻术不验，拔刀献技，非敢行刺，情急脱裤，亦是行法；求爷爷详察！”

素臣道：“胡说！怎脱裤亦是行法？”精夫道：“眼中阳光，须以阴气摄之蛮女赤着上身，便是把那阴气摄那阳光；那知仍摄不住；又逃不脱。只得撕褪裤子，把真阴来摄。这是下的绝著，除了天生圣人，便是大皇帝可汗，再无不验的！不料仍不能验，爷不是天生圣人么？”素臣道：“休得胡说！你愿降不愿降？”精夫及奢么他俱连称：“愿降！”

飞娘道：“除是文爷带去，若留在这里，那里防备的来？还是放他去罗。”素臣道：“幻民不比中国，他只肯降，就不反悔；再肯折箭为誓，便终身不变了！”因问二人：“可愿折箭为誓？”两女欣然应诺。因给裤与精夫穿好，仍着上衣；并解奢么他之缚。命取箭两枝，两女各取一枝，齐至素臣前跪下，口说毒誓，折为两段。素臣就令排列白儿之下。复将百

灵澳人口带勘，按册有十二名女人，都是潘承旧家口，一妻二妾九婢，都称愿降。素臣怒喝道：“这九个丫环，不必说了；你这两人是他侧室，怎也求降？”那两个女子哭道：“爷爷听禀！”素臣道：“逐个说上来。”一个女人先说道：“奴姓弓，名大怜，原是连兵部家的丫环，因事出外，被潘承日收占为妾。潘承日凶暴异常，姬妾婢女，打死无数，如伴虎狼一般，谁肯为他而死！”一个女子接说道：“奴更可怜，奴与寡母路行，被潘承日抢回，奸占为妾。母亲不甘。在县控告，反把母亲拶了几拶，押收身价，母亲不忿，吊死在家。奴因手无缚鸡之力，不能报仇，怎还肯从死呢！”说罢，放声大哭，九个丫环齐哭道：“潘承日倚著靳太监势力，无恶不作，丫环们都是准折抢逼来的；兼有这太太助纣为虐，火上浇油，轻则拶打，重则非刑，前后致死，不计其数；丫鬟们如何肯死呢”素臣喝问承日之妻道：“你莫非也是抢逼来的？怎助夫行凶。致死多命，又不肯从夫而死，情愿偷生失节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妾身姓柯，父亲柯由，官居吏部；哥哥柯浑，现在江南为官。丈夫性暴，妾身惟有劝谏，从无助虐。因丈夫平日宠妾凌妻，全没夫妻情分，故愿乞降，或做尼姑，或做女冠，以修来世，并非偷生失节！”

素臣冷笑道：“你原来是柯由之女，柯浑之妹？”因喝问众丫环：“如何诬谤主母，快实招来？”众丫环哭叫道：“主母性情，比主人更毒。主人处置丫环仆妇，不过用拶、用夹；主母更是轻则火烙下体，剪挑下体；重则用棒槌打人，立刻戳死！”素臣道：“胡说！世上那有这等恶毒妇人！”柯氏哭道：“爷爷便是青天！丫环们恨着丈夫，故造这恶话，要害妾身！妾身若果如此，怎还肯容丈夫置妾呢？”众丫鬟道：“太太若

肯容主人置妾，从前就不害死多少姨娘子！现在这两位姨娘，也是枉担虚名的。

丫鬟现在还有说不出的苦楚，只求问姨娘，便知太太恶毒不恶毒了！”说罢，一齐痛哭，素臣喝问大怜，大怜道：“丫鬟们并没虚言，现在实有说不出的苦楚，只求验他们下身就知道了！”素臣下胜诧异。飞娘道：“待奴带进去验来。”不多一会，仍带出来道：“天下竟有这等怪事！各人下边，俱用皮条穿扣，锁有铜锁，说是只有一个钥匙，在这恶妇身边。平常都是如此，少有触忤，自然有那些非刑的了！”

素臣大怒道：“我虽知柯由之女，柯浑之妹，断没好人，却不料惨恶至此！”吩咐女兵，搜出钥匙，带进去，听飞娘即时处死，把二妾九婢，交与飞娘使唤，另有用处。飞娘道：“这等恶妇，也不堪污我宝剑！”吩咐剥去衣裤，按倒在地，一棍打去，登时血流满地，嚎叫而死。素臣在外，复把外护守备解来的舵工、水手、家口勘问过，仍令软监候示。二十八日日落时，外护报说：“岛主回船，已赴巨石岛安民。”素臣令柏节查造功册送核。

二十九日，飞娘令幻民试演吞刀、吐火、自支解、易牛马头、跳丸诸法，观者无不咋舌惊叹。素臣微笑，叫上精夫来，说道：“你吞刀是假，吞火是真；但火亦无多，是药物藏在口中，何足为术！”精夫道：“爷看着不多火，别人眼里，却见得多；至说吞刀是假，爷却见刀在何处？”素臣道：“你把刀从嘴边插向左胳膊下，全全露出，岂不是假？”飞娘道：“咱们明见他吞刀入喉，火吐数丈，怎文爷眼中又是一样？”精夫道：“爷是神眼，说的一些不错。奢么他的术，想也被爷识破了？”素臣道：“他的支解、易头，全然是假；他合你跳丸

是真，却也不甚为奇！”

飞娘道：“跳丸是真，便奇极了，怎还说不甚奇？”素臣道：“他每人跳着二十六个丸，高下疾徐，蝉联不断，只在手势停匀，习练纯熟，尚是可能。”飞娘道：“他每人两手，跳有五七百丸子，怎说只二十六个丸子？”奢么他、精夫一齐跪下道：“蛮女们每人实止二十六丸，爷的神眼，真怕死人！二十六丸，有二十六影，丸影上下，参差相乘，幻出六百七十六丸。若是高手，一倍幻出倍半，便成一千一十四丸。最高神手，幻出两倍，便成一千三百五十二丸，其实原只二十六丸也。”素臣暗忖：后汉书所载跳丸，数乃至千，还不是最高之手；幻民之幻，乃至此乎。三十日早晨，把软监人犯，俱释放过海。日中，天生回岛，大排筵宴，拜谢素臣收并两岛之功，并酬飞霞助战之劳。素臣居中，南面，天生向西，飞娘、石氏、飞霞向东，各自一席。席间，天生说起飘风岛民情：“若非方有信在彼，不能平复；文爷何以知之，特着他去招抚？据他说，放米求济岛民之事，并没与文爷讲起。素臣道：“这是方有仁在福建说的话，前日审那俘获之人，内有一名邢孝，也因遇荒年，受靳仁粟米之惠，宁死不降。可见食为民天，是第一件要紧事。我意欲举一义会，凑齐几万银子，秋收赴辽东收买米谷，春时平糶，遇荒则赈。如此数年，则洋内诸岛及近海州县，无不归心；虽有百靳仁，不能敌我矣！龙兄熊姊，卫嫂，以为何如？”三人俱极口赞成。

素臣因讨过纸笔，写叙义会之意，定每会出银万两，无力者两人拼做一会。自己先列名作一会，派日京一会，天生一会，如包一会，虎臣一会，玉麟一会，奚奇、尹雄合一会，闻人杰、朱无党合一会，林平仲一会。会银都在七月以前取

齐，八月赴辽东采买，分贮屠、护、生、扶四岛。白兄处，我过海即向说知。东阿、福建、留书在此，前去知会。复叮囑：平祟赈济，独空僧道；前日搜入淫器、淫药，都在和尚、道士身边！说这那里，飞娘变色而起，叫声阿唷。众人都骇然不解其故。正是：男子仁心周万姓，佳人杀性忆双头。

第 83 回 怜才拔亚鲁赐婚者二十人 定计灭屠龙成功在五六日

飞娘道：“咱竟忘死了！二十三日半夜，曾在一座破寺里，杀死两个奸夫，放走两个女人。”素臣接说道：“熊姊这一杀不打紧，几乎把屠龙、飘飘、巨石、钓龙四岛，都送掉了！”飞娘失惊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素臣道：“奸夫便是奸细，黑夜杀死，把头号令在那寺鸱吻之上，明日贼人知道，不猜是捉奸，定猜是缉拿奸细；知我有备，还敢放心大胆的，轻入虎口吗？天幸翠云、碧云在神楼上瞧见，飞报于我；我便忙赶至寺，取下头来，推倒一堵土墙，压盖了尸首衣服，才把这件事遮盖过了。”飞娘吐舌道：“文爷吩咐，宁可防备着意外之事，叫奴不要安睡，不妨上涯察探，奴才上涯各处走跳的。可可遇着这事，挂头回来，自己还觉着爽快，那知几乎弄坏了大事！”

素臣道：“不是你这一杀，那奸夫袋内刀疮神药，也不到我手里，令妹额角上的伤，亦不能好得恁速；屠、钓两岛，也不能取之如寄；所谓塞翁得马，未必非祸，失马未必非福也！”飞霞道：“大姆神通，今日方知；奴在船上，虽隔一舱，上船下船，毫无声息，岂非妙手空空？”天生大笑道：“新娘半夜入寺杀奸，也算得一件稀奇之事哩！”素臣道：“卫嫂在此已久，明日便可回去。我已令日京驻扎屠龙，与你盘山相近，互有缓急，两相照应。自后不必再图收复，只要保守住了，足

与抗衡就是。一则我等不过为剿除逆宦起见，并非贪得海岛之地；二则水面厮杀，不比平地，风潮陡发，虽有雄兵猛将，皆为鱼鳖，可不慎哉！靳贼经此大创，复原甚难；我们只消把义会一事力行起来，各岛民心一归，便可不劳兵矢而定！回去须与尹兄说知。会银尚在其次，将来保护运粮船只，第一要紧。”飞霞连声答应。天生、飞娘极口道是。次日，飞霞起身，阿锦痛哭，奚囊亦哭。送至外护而回。素臣索取历本，欲定渡海之日。

天生道：“俺夫妇深感教诲之恩，撮合之德，兼破围魏救韩之计，转祸为福，无可答报；要留文爷住到秋凉，如父母一般，侍奉数月，以尽此心，怎就要过海起来？”素臣道：“龙兄、熊姊皆有恩于我，岂忍遽别？奈我欲遍历天下，岂能久居于此？秋凉之说，再也休提，总在三日内必行的了。”

石氏道：“丈夫到天津去了，尚未有一杯水酒，为文相公洗尘，怎便说去的话？且待丈夫回来，还要接到生龙岛中，宽住十日、半月，再作归计。”天生道：“二弟也要请文爷到扶龙岛去住，不到秋凉，怎得起身？”飞娘道：“奴知道文爷心性，他有正事，秋凉是断不能；又怕走海，扶龙、生龙两岛，也未必肯去。只候平了屠、钓两岛的捷音，二叔、三叔回来一见，就送文爷起程便了。”素臣没法，只得依允。是日，柏节造成功册，并解首级鼻头候验。素臣按照等级，或加升拔，或加赏赉。把俘获的银钱、衣物，分作十分，以九分赏功，一分分赏执事奔走之人，一毫不私入己。兵将无不悦服。因传令有信、以神，把收岛所得钱帛、及将士得功次第，造册送查。是夜，天生、飞娘在素臣房中伺候不退，素臣连请安置。天生道：“俺原说要如父母一般，侍奉数月；今祇几日工夫，